



从马来语习得的文化适应模式透析马来西亚 华人的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 Malaysian Chinese and the Malay Language

王睿欣*

(WANG Ruixin)

摘要

语言是表征族群的符号，也是族群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与族群研究相关联的文化适应模式，对所收集的马来西亚华人习得马来语这一马来西亚社会主导语言的社会距离、心理距离等调查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到马来语水平不同的华人对马来人文化的适应情况，并从中透析出一定的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的状况。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马来语习得、文化适应模式

Abstract

As a symbol of ethnicity, language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in ethnic studies. Drawing upon 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ssociated with ethnic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survey materials on the social dista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ffecting Malaysian Chinese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Malay language. From a discussion of the extent of adaptation to Malay culture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Malay language proficiency, it is possible to derive some insights o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Malay Language acquisition, acculturation model

* 王睿欣博士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讲师。电邮地址：ruixin.wang@newera.edu.my

一、前言

族群研究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族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顾定国、周大鸣 2000：56-59），族群认同¹也是在族群间的互动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华人与其他族群特别是马来西亚的最主要族群——马来人的互动中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问题。语言作为族群存在的标记是族群间接触及互动的重要因素，因而从马来语习得的文化适应角度考察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关系及族群认同问题，无疑会带来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研究的新视野。

目前，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历史及文化领域：第一，政治角度的研究。何国忠先生所著《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一书，主要从“中国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消长”、“政治语境下的国家文化和华人文化”、“华人团结和族群对话”、“寻找自己的身份”等角度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问题（何国忠，2002）。陈志明教授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一文，运用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族群划分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性（陈志明，2002）。赵海立《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中指出，族群不平等造成了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失衡（赵海立，2013）；第二，社会历史角度的研究。焦彦晨的硕士论文——《〈南洋商报〉与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建构（2001-2010）》，探讨了以《南洋商报》为代表的海外华文报纸在塑造和维护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焦彦晨，2012）。日本学者荒井茂夫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客观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在语言和认同等领域的现状，结果显示华人既保持了其族群性，又能动地适应着国民规范（荒井茂夫，2007）；第三，文化角度的研究。王波的《母语维护和族群认同视角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由“单一源流学校”的争论谈起》一文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中母语（华语）和国语（马来语）地位的演变及其语言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华语在马来西亚推广的动因和趋向（王波，2011）。周楠的《信仰与认同——以马来西亚华人信仰惯习为例》（周楠，2010），俞云平的《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文化与族群认同》（俞云平，2005），王光海、高虹的《妈祖信仰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文化认同的视角》（王光海、高虹，2008）等文则从文化、信仰角度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做了探讨。而郑文泉、傅向红主编的《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一书，则从社会政治、语文宗教两个方面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部关系进行了政治文化的综合探析（郑文泉、傅向红，2009）。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西亚的主导语言暨官方语言——马来语习得的文化适应为研究视角，探析华人与主导语言族群——马来人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状况。

¹ 族群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参见孙九霞，1998，〈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页24-31。



二、第二语言习得的文化适应模式及其对马来西亚华人习得马来语的研究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中，社会文化模式专门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和目的语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其中较著名是美国学者 John.H.Schumann 建立的“文化适应模式”（王建勤 2009：152-164）。

文化适应模式旨在说明第二语言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文化适应程度即学习者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融入目的语群体的程度将决定其习得目的语的水平。在理想状态下，第二语言学习者适应目的语文化的程度越高，其第二语言习得水平越高；相反，第二语言学习者适应目的语文化的程度越低，第二语言习得的水平就越低。这种模式最初被应用在移民到美国的西班牙人习得英语的研究中，并通过“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来分析和阐释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程度。社会距离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和目的语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接触的程度，因而也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的水平：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接触越少，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相反，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接触越多，越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社会距离包括社会主导模式（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与目的语群体的社会平等程度）、融入策略（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对目的语群体文化可能采取的态度）、封闭程度（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面和目的语群体共享社会设施、共同工作的程度）、凝聚程度（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密切程度）、群体大小（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人数的多少）、文化相似性（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的文化与目的语群体文化的相似程度）、态度（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对目的语群体的整体态度）、打算居住时间（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是否打算在目的语群体所在国长期居住）八项因素。心理距离是从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作为个体的学习者由于情感因素造成的与目的语群体的距离，心理距离的大小将影响第二语言的输入：心理距离越近，语言输入量越大，越有利于习得；相反，心理距离越远，语言输入量越小，越不利于习得。心理距离包括语言休克（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时的恐惧感）、文化休克（第二语言学习者进入目的语群体时的焦虑感）、学习动机（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原因）、语言疆界渗透性（学习者能否打开语言屏障，以开放的态度接受语言输入的意识）四项因素。（John.H.Schumann, 1978）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具体关系如下表：

表2-1： 社会距离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

社会距离	社会主导模式	融入策略	封闭程度	凝聚程度	群体大小	文化相似性	态度	打算居住的时间
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	平等地位	同化适应	程度低	程度低	小	高	正面	长
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	主导/从属	保留	程度高	程度高	大	低	负面	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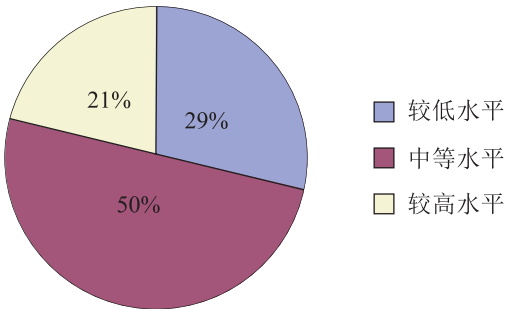
表2-2：心理距离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

心理距离	语言休克	文化休克	学习动机	语言疆界渗透性
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	程度低	程度低	融合型动机	渗透性强
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	程度高	程度高	工具型动机	渗透性弱

文化适应模式从客观产生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说明其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强调学习者群体与目的语群体的接触，这种模式不仅为我们研究在多元种族社会中不同族群学习主导语言的状况提供了研究框架，而且也为我们通过第二语言习得的状况来透视非主导语言族群与主导语言族群的互动及非主导语言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实证分析。

因此，笔者运用这种模式对马来西亚华人习得马来语的文化适应情况作了随机的问卷调查。调查地点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加影市，调查对象为第一语言是华语、第二语言是马来语并已年满18岁的华人，问卷通过对文化适应模式的整合共设计了12项问题（见附表1），最终收到有效问卷200份。这次调查没有区分被调查者的职业、年龄和性别，只按照马来语的水平（以一定的考试或语言能力为依据）把被调查者划分为较低水平、中等水平和较高水平三个组，其中中等水平的人数占了整个被调查人数的一半，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的人数加起来占据了另一半，具体比例如下图：

图2-1：被调查者人数比例分布图（按马来语水平）



通过这次小规模问卷调查，为我们从马来语习得的文化适应角度考察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状况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样本。

三、运用文化适应模式对马来西亚华人习得马来语的社会调查透视
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

（一）对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的被调查者的考察

从表3-1到表3-4可以看出，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的被调查者所呈现出的状况是：社会距离方面，在融入策略上趋向于适应马来人文化、群体较小、对马来人的整体态度较正面，打算在马来西亚居住的时间长短这四个因素有利于其对马来语的习得；而在社会主导模式上华人和马来人的不平等、华人群体的封闭程度和凝聚程度较高、华人

文化和马来人文化的相似性很低这四个因素则不利于其对马来语的习得。心理距离方面，语言休克程度较低和语言疆界渗透性较强这两个因素有利于其对马来语的习得，而文化休克程度较高、特别是高达91.2%的工具性动机则极其不利于对马来语的习得。这说明马来文处于较低水平的华人对马来人的文化及语言的接受和适应程度较低，即便是有利于马来语习得的因素，除去“打算居住时间”，其余的百分比都没有超过65%，而华人凝聚程度高、文化相似性低、工具性动机等不利于马来语习得的因素的百分比则在84%以上，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自己族群的文化及语言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

表3-1：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组的社会距离调查（57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社会主导模式	主导	10	17.5%
	平等	12	21%
	从属	35	61.5%
融入策略	同化	0	0%
	保留	27	47%
	适应	30	53%
封闭程度	程度低	22	38.6%
	程度高	35	61.4%
凝聚程度	紧密度低	6	10.5%
	紧密度高	51	89.5%
群体大小	大	25	44%
	小	32	56%
文化相似性	相似	9	16%
	不相似	48	84%
态度	正面	37	65%
	负面	20	35%
打算居住的时间	永久	41	72%
	长期	11	19%
	短期	5	9%

表3-2：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组的社会距离调查结果

社会距离	社会主导模式	融入策略	封闭程度	凝聚程度	群体大小	文化相似性	态度	打算居住的时间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平等地位	适应（53%）	程度低	程度低	小（56%）	高	正面（65%）	长（91%）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主导/从属（79%）	保留	程度高（61.4%）	程度高（89.5%）	大	低（84%）	负面	短

表3-3：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组的心理距离调查（共57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语言休克—交流	恐惧程度高	26	46%
	恐惧程度低	31	54%
文化休克—进入	害怕程度高	29	51%
	害怕程度低	28	49%
学习动机	融合	5	8.8%
	工具	52	91.2%
语言疆界渗透性	渗透性强	37	65%
	渗透性弱	20	35%

表3-4：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组的心理距离调查结果

心理距离	语言休克	文化休克	学习动机	语言疆界渗透性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低（54%）	程度低	融合型动机	渗透性强（65%）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高	程度高（51%）	工具型动机 （91.2%）	渗透性弱

（二）对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的被调查者的考察

从表3-5到表3-8可以看出，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的被调查者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方面所呈现出的状况是：社会距离方面，整体状况与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的被调查者的状况基本一致，只是在百分比上有一些变化，“群体大小”这一有利于马来语习得的因素从56%上升到了80%；心理距离方面，语言休克程度低、文化休克程度较低这两个因素都有利于其对马来语的习得，“语言疆界渗透性”的强、弱比例则各占一半，同时与较低水平组一样近90%的人选择了工具型动机这一不利于马来语习得的选项。这表明马来文处于中等水平的华人对马来人的文化及语言的适应程度比马来文处于较低水平的华人有所提升，既有对马来人文化、语言的一定接受，又有对自身文化、语言的坚持。

表3-5：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组的社会距离调查（101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社会主导模式	主导	25	25%
	平等	27	27%
	从属	49	48%
融入策略	同化	5	5%
	保留	41	41%
	适应	55	54%
封闭程度	程度低	39	38.6%
	程度高	62	61.4%
凝聚程度	紧密度低	6	6%
	紧密度高	95	94%
群体大小	大	20	20%
	小	81	80%



文化相似性	相似	11	11%
	不相似	90	89%
态度	正面	58	57%
	负面	43	43%
打算居住的时间	永久	38	37.5%
	长期	47	46.5%
	短期	16	16%

表3-6：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组的社会距离调查结果

社会距离	社会主导模式	融入策略	封闭程度	凝聚程度	群体大小	文化相似性	态度	打算居住的时间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平等地位	同化/适应 (59%)	程度低	程度低	小 (80%)	高	正面 (57%)	长 (84%)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主导/从属 (73%)	保留	程度高 (61.4%)	程度高 (94%)	大	低 (89%)	负面	短

表3-7：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组的心理距离调查（101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语言休克—交流	恐惧程度高	18	18%
	恐惧程度低	83	82%
文化休克—进入	害怕程度高	39	39%
	害怕程度低	62	61%
学习动机	融合	11	11%
	工具	90	89%
语言疆界渗透性	渗透性强	50	49.5%
	渗透性弱	51	50.5%

表3-8：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组的心理距离调查结果

心理距离	语言休克	文化休克	学习动机	语言疆界渗透性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低 (82%)	程度低 (61%)	融合型动机	渗透性强 (49.5%)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高	程度高	工具型动机 (89%)	渗透性弱 (50.5%)

（三）对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的被调查者的考察

从表3-9到表3-12可以看出，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的被调查者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方面所呈现出的状况是：社会距离方面，出现了与马来语处于较低和中等水平被调查者相反的情况：在融入策略上出现了不利于马来语习得的保留策略占优势，即选择完全排斥马来人文化的被调查者占多数；在封闭程度上出现了有利于马来语习得的封闭程度较低的状况，即与马来人接触较多的情况。另外，在社会距离中的社会主导模式和打算居住时间这两项因素上与较低水平组和中等水平组相比总体趋势没有变化，但是具体的数据比例都发生了大约10%的大幅变化，选择主导和从属地位的人数比例

下降到了60%，打算长期及永久居住的人数比例则增加到了100%。心理距离方面，总体趋势与马来语处于中等水平的被调查者的情况大体一致，其中三项因素都是有利于习得马来语的。只是具体数据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三项有利于习得马来语的因素的数据比例都有了大幅增长。

这种变化说明马来文处于较高水平的华人更具开放性，对马来人特别是马来语的接受程度要高于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华人；同时这些华人在对自身文化的态度和对马来人文化的态度上也显示出更强的保守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马来文处于较高水平的华人对自身文化及语言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感。

表3-9：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组的社会距离调查（42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社会主导模式	主导	8	19%
	平等	17	40%
	从属	17	41%
融入策略	同化	0	0%
	保留	28	67%
	适应	14	33%
封闭程度	程度低	30	71%
	程度高	12	29%
凝聚程度	紧密度低	5	12%
	紧密度高	37	88%
群体大小	大	12	29%
	小	30	71%
文化相似性	相似	10	24%
	不相似	32	76%
态度	正面	26	62%
	负面	16	38%
打算居住的时间	永久	18	43%
	长期	24	57%
	短期	0	0%

表3-10：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组的社会距离调查结果

社会距离	社会主导模式	融入策略	封闭程度	凝聚程度	群体大小	文化相似性	态度	打算居住的时间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平等地位	同化/适应	程度低（71%）	程度低	小（71%）	高	正面（62%）	长（100%）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主导/从属（60%）	保留（67%）	程度高	程度高（88%）	大	低（76%）	负面	短



表3-11：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组的心理距离调查（42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语言休克—交流	恐惧程度高	8	19%
	恐惧程度低	34	81%
文化休克—进入	害怕程度高	6	14%
	害怕程度低	36	86%
学习动机	融合	6	14%
	工具	36	86%
语言疆界渗透性	渗透性强	32	76%
	渗透性弱	10	24%

表3-12：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组的心理距离调查结果：

心理距离	语言休克	文化休克	学习动机	语言疆界渗透性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低（81%）	程度低（86%）	融合型动机	渗透性强（76%）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高	程度高	工具型动机 （86%）	渗透性弱

通过文化适应模式对马来语处于较低、中等、较高水平的被调查者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来语水平越高的华人，对马来人文化及语言的适应程度越高，这与文化适应模式想要说明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马来人文化和语言的适应程度越高，对华人自身文化及语言的固守和认同就越低。相反，马来语处于较高水平的华人对自身文化和语言的认同比马来语处于较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华人还要强烈，而且这种认同感比主要从语言角度来自我认同的马来语处于初级水平的华人更具文化性。但从总体上看，马来西亚华人在习得马来语及与马来人接触的过程中显示出较强的中庸性，既接受马来人的文化及语言，又坚守着自身的文化及语言。

（四）对被调查者的整体考察

从文化适应模式的社会距离方面对被调查者整体进行考察，表3-13到表3-16主要调查了被调查者在社会文化方面融入马来人群体的程度及其与马来语习得水平之间的关系：在融入策略上趋向于适应马来人文化、华人群体较小、对马来人的整体态度较正面，打算在马来西亚居住的时间长这四项因素上呈现出有利于华人习得马来语的状况；而在社会主导模式上华人和马来人的不平等、华人群体的封闭程度和凝聚程度较高、华人文化和马来人文化的相似性很低这四项因素上则呈现出不利于华人习得马来语的状况。这四项不利于马来语习得的因素也突显出华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族群及文化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在有利于马来语习得的融入策略上，华人选择保留自身的文化、排斥马来人文化的占48%，选择既保留自身的文化、又接受马来人文化的占49.5%，两者所占比例达到了97.5%，这显示出华人对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表3-13：社会距离整体调查（200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社会主导模式	主导	43	29%
	平等	56	21%
	从属	101	50%
融入策略	同化	5	2.5%
	保留	96	48%
	适应	99	49.5%
封闭程度	程度低	91	45.5%
	程度高	109	54.5%
凝聚程度	紧密度低	19	9.5%
	紧密度高	181	90.5%
群体大小	大	57	28.5%
	小	143	71.5%
文化相似性	相似	30	15%
	不相似	170	85%
态度	正面	121	60.5%
	负面	79	39.5%
打算居住的时间	永久	97	48.5%
	长期	82	41%
	短期	21	10.5%

表3-14：社会距离整体调查结果

社会距离	社会主导模式	融入策略	封闭程度	凝聚程度	群体大小	文化相似性	态度	打算居住的时间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平等地位	同化/适应（52%）	程度低	程度低	小（71.5%）	高	正面（60.5%）	长（89.5%）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主导/从属（79%）	保留	程度高（54.5%）	程度高（90.5%）	大	低（80.5%）	负面	短

从文化适应模式的心理距离方面对被调查者整体进行考察，从表3-15、3-16可以看出用马来语交流时语言休克程度低、在进入马来人群体时文化休克程度较低，能够接受马来语输入的渗透性较强，这三项因素都有利于被调查者对马来语的习得；只是在学习马来语的动机上大约有9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具型动机，这一项则极不利于其对马来语的习得。这一工具型的学习动机也反映出华人对马来人及其文化没有太多兴趣，学习马来语只是为了掌握一个交流工具而已。



表3-15：心理距离整体调查（200人）

因素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语言休克—交流	恐惧程度高	52	26%
	恐惧程度低	148	74%
文化休克—进入	害怕程度高	74	37%
	害怕程度低	126	63%
学习动机	融合	22	11%
	工具	178	89%
语言疆界渗透性	渗透性强	119	59.5%
	渗透性弱	81	40.5%

表3-16：心理距离整体调查结果

心理距离	语言休克	文化休克	学习动机	语言疆界渗透性
有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低（74%）	程度低（63%）	融合型动机	渗透性强（59.5%）
不利于习得马来语	程度高	程度高	工具型动机（89%）	渗透性弱

从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华人与马来人的社会接触中，超过一半以上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都是有利于华人习得马来语的，特别在心理距离方面更是如此。所以华人的马来语水平整体上应达到相当的水准，而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在此次调查中马来语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的人数占到了79%。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具体分析，也可以看出华人对马来人文化的适应程度不是太低，但是也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华人对马来人的文化、语言基本上是持和而不同的态度，即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来人的文化及语言并可以把马来语当作一种交际工具来学习，但是由于对自己族群的文化及语言有着根深蒂固的保留和固守，所以不可能完全认同马来人文化。

四、结语

就语言本身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寄托和体现出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感情依附和族群归属，二是纯粹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它实现的是传递信息的功能。“在马来西亚，‘种族’和‘语言’往往挂上等号，尤其是马来人。在官方场合和政府部门，马来人不但人数多而且也占主导地位，各族人民一律说马来语”（洪丽芬 2010：34），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在政治及教育因素的影响下，华人只有使用马来语来进行社会交际才能在马来西亚生存及发展下去，因此我们的调查分析也非常明显地反映出马来西亚华人对习得马来语功利方面的考虑是主要的，而感情及文化方面的考虑则是次要的，这也是华人能接受马来语、尊重马来人文化，但却不能全盘接受和融入马来人文化在习得马来语上的体现。之所以不能完全接受及融入马来人文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华人对自己的文化及语言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依附和族群归属，诚如格里博革所说“一种非主导语言的维持，并在某一地区的延续显然是与维持族群认同相关的”（马戎 2003：22），而这种族群认同感目前还不能被任何外力所改变。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语的习得反映出其对马来语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的部分地、初级地适应（洪丽芬 2010：34），而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来西亚华人既要面对马来西亚的国情及生存问题，同时对自己的族群及文化又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中文：

- 陈志明，2002，〈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页2-10；第6期，页23-32。
- 顾定国、周大鸣，2000，〈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互动研究〉，《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和本论文集》，页68-75。
- 何国忠，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洪丽芬，2010，〈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的交往和用语选择〉，《八桂侨刊》，第1期，页29-35。
- 荒井茂夫，2007，〈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页23-35。
- 焦彦晨，2012，《〈南洋商报〉与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建构（2001-2010）》。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马戎，2003，转引自〈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页22-26。
- 王波，2011，〈母语维护和族群认同视角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由“单一源流学校”的争论谈起〉，《人文丛刊》，页180-187。
- 王光海、高虹，2008，〈妈祖信仰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文化认同的视角〉，《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页84-87。
- 王建勤，2009，《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俞云平，2005，〈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文化与族群认同〉，《八桂侨刊》，第1期，页9-11。
- 赵海立，2013，〈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南洋问题研究》，第3期，页1-8。
- 周楠，2010，〈信仰与认同——以马来西亚华人信仰惯习为例〉，《大家》，第14期，页173-174。
- 郑文泉、傅向红编，2009，《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群内关系》。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英文：

- John.H.Schumann. 1978.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ashington,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In Gingras (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附表1:

马来西亚华人习得马来语的文化适应情况调查表

种族: 华人 年龄: ≥ 18 岁 第一语言: 华语 第二语言: 马来语

马来语水平 (在所选项后划“√”): 较低 中等 较高

[马来语水平注释]:

较低: 仅能用简单词汇或句式表达基本所需。

中等: 能够用马来语进行交流, 理解及使用较为复杂的句式。

较高: 能够用较丰富的语言准确、流畅地表述所闻所见及抽象事物, 能准确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并对事件或问题做出分析评论。

请将您所选的选项编号填在相应的题目后面。

1、您认为华人与马来人的社会地位相比处于:

A.主导地位 B.从属地位 C.平等地位

2、您在面对马来人文化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

A.被马来人文化同化
B.保留自己的文化、排斥马来人文化
C.适应策略

3、您与马来人接触以及共同享用社会设施、共同工作的机会是:

A.多 B.少

4、您跟您周围的其他华人的关系是:

A.密切 B.不密切

5、您周围学习或使用马来语的华人是:

A.多 B.少

6、您认为华人文化与马来人文化的相似程度是:

A.高 B.低

7、您对马来人的整体态度是:

A.正面 B.负面

8、您打算在马来西亚的居住时间是:

A.永久居住 B.长期居住 C.短期居住

9、您在使用马来语进行交际时会有紧张感吗?

A.会 B.不会

10、当您进入到以马来人居多的场景时您会感到恐慌吗?

A.会 B.不会

11、您学习马来语的动机是:

A. 融合型动机: 对马来人文化感兴趣、希望与马来人有更多的接触并融入马来人社会;
B. 工具型动机: 只是为了掌握一个谋生、生存或改善社会地位的工具或手段。

12、您是否能以开放的态度接受马来语的学习, 而不会有心理屏障?

A.是 B.否